

(台湾) 玉翎燕

杀手之剑

奇侠玄幻系列丛书



下

新疆人民出版社
玉翎燕作品全集

玉翎燕作品全集之四

杀手之剑

「台湾」玉翎燕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版权局核定的版权合同登记号:

© 29-99-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手之剑/玉翎燕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1999.12
(玉翎燕作品全集;4)

ISBN 7-228-05487-3

I.杀… II.玉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6486 号

杀 手 之 剑(上、下)

玉翎燕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)

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8.125 印张 4 插页 360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 7-228-05487-3/I·2020 (上、下册)定价:29.80 元

新疆人民出版社拥有国内独家出版并销售本著作
中文本的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不得翻印,盗版必究。

读者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厂址:陕西安康香溪路 16 号 邮编:725000 电话:0915-3213310

五

郑冷翠踩着过年的尾声，赶上春天的脚步。江南的春天来得真早，她刚刚离开了残雪晨霜，却不知不觉的看到新绿在枝头吐芽。

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，这就是江南可爱的初春。

等到她弯进山区，离开江淮，已经是淡淡的三月天，桃红李白，杜鹃满山。对旅人来说，这真是一个可人的季节。

但是，她开始有了新的烦恼。

余婆婆告诉她的“皖西、百花谷”，简直就无从找起。

皖西，是多大的一个地区，在这一大片包含几百里的地方，去寻一个名叫“百花谷”的地方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

当初余婆婆交代本来就不清楚，而她又没有机会问个仔细，即今可以问得详细一些，郑冷翠也不会再问。有一个地名给你，还不能找到，对一个闯荡江湖的人来说，那是耻辱。

但是，如今郑冷翠已经在山区里转来转去走了一个多月。山中的花儿都要谢了，还没有找到百花谷，她开始有些急了。

这天，郑冷翠骑着马，所有的衣服和财物都捆扎在马背上，轻便的单衣，晒着暖暖的太阳，缓缓的走在一条不算小的沿山脚开辟的道路上，人觉得有一份慵懒。

眼看前有几间房屋，门前高挑着一个酒帘，上面写着五个大字：“醉里乾坤大”。来到近前，果然是一家酒店。

这里不是市集，路旁开酒店倒是少有。

而且，这间酒店却也不是一般三家村的小野店，路过的旅人坐下来喝个大碗茶，啃个大炊饼，躲过中午炽热的阳光，趁着天凉赶夜路，那样的野店是简陋的。

这间酒店着实有些气派。

敞开的排门，门头上黑漆飞金大招牌：枫脚楼，名字很别致，而且还有几分雅气。

进门左手一溜红油座头，右手是一排三只大酒缸，沿挨着酒缸是柜台，里面是灶炉。

这不是歇脚打尖的时刻，也不是晚上宴客饮酒的辰光，店里一派冷清。

郑冷翠忽然有一种想歇歇的感觉，下马甩缰，店里立刻有人出来接住缰绳，笑脸相迎，问道：

“女客官，是饮酒？还是等人？”

郑冷翠没有理会，迳自走进店来，只交代了两句：

“马不要卸鞍，喂上草料就好。”

那意思是说坐不了多久就要离去。

郑冷翠进得店来，选定靠近门口座头坐下，解下头上的紫花巾，露出一头乌黑光亮的头发，配上姑娘今天穿的一身黑色裤褂，让人感觉到一分眼俏，有道是：“若要俏，一身皂”。郑冷翠又有一张细白光润的脸庞，如此对衬之下，越发的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

这个酒店大概从来没有来过这样秀丽的女客人，大家的目光，无论远近，都盯在郑冷翠的身上。

这时候过来一个堂倌，很恭敬的哈着腰问道：

“请问女客官要用点什么？”

说实话，郑冷翠压根儿没想到进店来是要做什么？如果没有什么理由，那是一时的慵懒，坐下来歇歇脚，就这样进了门。如今一问，她怔了一下，随口说道：

“给我沏一壶好茶。”

堂倌立即回头喊了一声：

“上等毛尖一壶。”

但是他并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仍然在弯着腰，陪着笑脸说道：

“小店在这百里方圆，以绿豆烧驰名。虽然是村醪，却有老酒的甘醇。女客官今天路过此地，算是小店与女客官有缘，何不小酌几杯，要不然日后想到路过枫脚楼，竟然没有喝这里的绿豆烧，岂不是小店一件憾事？”

一个跑堂端菜送酒的伙计，居然口齿这般伶俐，郑冷翠不由的抬起头来看他一眼。

青头皮，油瓣子，大约三十来岁，一件镶着黑色云边的青衣，腰间系了一条黑色板带，长得有几分清秀，如果不是他肩上搭了一条白抹布，很难让人想到他是跑堂的堂倌。

郑冷翠刚一迟疑，那人又紧接着说道：

“枫脚楼的卤味，远近驰名，女客官如果不饿，品尝一下也好！”

郑冷翠有些厌烦，又有一点盛情难却的感觉，于是便点点头说道：

“一壶酒，一碟卤味。”

那人又是一再躬身，口里说道：

“谢谢客官赏脸！”

他刚要转身高叫酒菜，郑冷翠忽然问道：

“我要打听一件事。”

堂倌立即陪上笑脸说道：

“请尽管吩咐，在这百里方圆人和事，大概不知道的。”

郑冷翠问道：

“你知道百花谷在那里？”

那人一听顿时眼睛一亮，立即问道：

“女客官，你要到百花谷找什么人？”

郑冷翠倒被问得一怔，她实在不知道百花谷有谁？她只是要在百花谷找一株年深月久的黄杜鹃，和一丛老芦荟。百花谷到底有什么人，她是一概不知。

她心里一转，便接着说道：

“如果你知道，告诉我就可以了，至于我要找的什么人，这个你就不必管。”

那人笑嘻嘻的说道：

“是！是！是！小的意思是说，女客官你找百花谷问我就问对了人。女客官小酌两杯之后，我送客官前往百花谷。”

郑冷翠觉得这人殷勤得有些过份，让人觉得有些讨厌，便挥手说道：

“用不着你送，只要告诉我百花谷在那里就可以了。”

那人倒也见风转舵，一见郑冷翠脸色不好，立即退了几步，躬身说道：

“是是，待回头写在纸条上，女客官可以自行前往。”

他这才转身高喊着：

“上等绿豆烧一壶，卤菜一盘。”

也就知趣的走开，不再在身旁啰嗦。

少时，茶先到。另外有一位小伙计，恭恭敬敬端上来，盘子里一壶茶，一只白瓷青花的茶盅，看在眼里，让人舒服。有道是深巷卖好酒，没想到这样的乡道路旁，还有这样讲究的茶

具。

小伙计站得远远的，双手把壶，倒上一盅，清香四溢，未喝已知道是好茶。

小伙计退开以后，郑冷翠喝了一口，果然入口甘冽，十分可口沁人，让郑冷翠有了好感，心情也随着这一壶好茶，为之开朗起来。

不论是如何精明的人，总免不了有失算的时候。郑冷翠为人冷静、细密，警觉性高，所以她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家，单身闯荡江湖，而无所畏惧。

但是，人毕竟是人，人有人的情绪。郑冷翠在漫无头绪找了一个多月，找不到百花谷，内心承受压力之重，使她陷入了情绪的低潮了，今天偶然的会有人知道百花谷，尽管她外表沉着，也禁不住内心欢欣，警觉就放松了。

再加上这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地方，也不会有仇家，恐怕连个江湖人物都没有，也就不必将自己的情绪崩得那么紧。

枫脚楼的酒，确实甘醇，喝了一口以后，就忍不住再喝第二口、第三口。

当她拿起筷子夹卤味的时候，她发觉原先招呼她的堂倌，靠着大酒缸，脸上露出邪僻的笑容，一副贼忒忒的样子，直望着她。

郑冷翠心里一动，放下筷子，端起酒壶，闻了一下，厉声问道：

“你们在酒里面……”

那人笑嘻嘻的说道：

“对！你说对了！我们在酒里下了药，任凭你是铁打的金刚……”

郑冷翠闻言大怒，喝道：

“混帐东西！你是在找死！”

站起来就要过来拿人。

她不站起来倒还罢了，刚一站起来，顿时天旋地转，立足不住，人向前一栽。

就在我栽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她仿佛还听到遥远的笑声，很远、很远……终于她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经过了多久时间，忽然郑冷翠感觉一阵冰冷，她一阵颤抖之后，恢复了知觉，她的第一个感觉是有人用冰冷的毛巾为她敷面。

她睁开眼睛一看，四周漆黑，她不自觉的跳起来，脱口说道：

“我现在那里？”

她这样自然脱口一句话，没想到立即有人回答着说道：

“你在百花谷的地窖里。”

郑冷翠大惊，快速退后一步，紧靠上墙壁，定睛看去，不远处有一个人站在那里。若论平时，就算是再黑的夜里，她也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此刻她显然没有那样精气神。

她立即沉声问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对方声音很年轻，说话很平静，说道：

“一个路见不平的人！”

郑冷翠禁不住“啊”了一声，她抬起手来轻轻捶着自己的头说道：

“是了，我是被店家暗算，在酒里下了药，昏了过去。我又怎么会在这里……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这里是百花谷的地窖，他们迷昏了你，将你送到这里来，

等候百花谷的老板娘来见过你以后，就给你服一种强烈的迷药，让你失身，然后就听他们摆布了。”

郑冷翠疑问道：

“百花谷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？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百花谷是梅县有名的妓院，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管制受骗受拐的妇女。”

郑冷翠闻言大怒，叫道：

“岂有此理！……”

她立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，改变了语气对那人说道：

“对不起，我应该先向尊驾道谢，如果不是尊驾救了我，回头我的下场就不堪想像了！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麻烦危险是会有，但是也不见得糟到失身的地步。因为一旦灌醒你以后，他们就要开始遭殃了！因为你只要一醒过来，凭他们所有的人，也不能螳臂当车。”

郑冷翠突然问道：

“尊驾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枫脚楼我到晚了一步，要不然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，主要还是听到他们说话，就自然知道他们的用心了。”

郑冷翠这时已经恢复了平常功力，她看到对面站的是一位年轻人，光头没戴帽子，一袭长衫，看上去是位斯文人，可是听他说话，却又有江湖人的老练。

郑冷翠说道：

“多谢恩公……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我姓花，第一，我没有那么老，这‘公’字实在离我很远。第二，我对你谈不上恩，我说过以你的身手，只要一旦醒过来，百花谷的人在面前只是一群老鼠，他们的卑劣阴谋不会得逞。老实说当时我没有出手相帮，是想看看他们无缘无故找你麻烦是为了什么。如果早些动手，至少你不会在地窑里受半天罪，所以你不骂我已经是不错了，还谈什么恩，那真是是非不明，这种事我不能做！”

他说话不疾不徐，十分流畅，而且听起来风趣，让人有好感。

郑冷翠说道：

“如此说来我只能称你花大哥了。花大哥，我们总不能整夜守在地窑里说些无关宏旨的话吧！现在我们……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郑姑娘……”

郑冷翠奇怪问道：

“你知道我姓郑？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人在麻醉昏迷的时候，往往会自言自语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你说：惹翻了我郑冷翠，我会杀得一个不留！”

郑冷翠不好意思说道：

“真是糟透了！看来我根本就是江湖上一个雏！”

那人说道：

“那也不见得，再老练的老江湖，也有失算的时候。现在且不说这些，郑姑娘，如果你信得过，或者不嫌弃，就请到我家舍小憩，再作以后的打算。”

郑冷翠说道：

“打扰花大哥了！不过……”突然一股杀气腾腾而起。

那人接口说道：

“有一口气憋不下去是吧？”

郑冷翠长长的吁了口气说道：

“算了吧！正如花大哥说的，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”

那人笑笑说道：

“那也不见得，有人会自动送上来让你消气。这些人也谈不上知所警惕，还是要给他们一点教训。再说，你的包裹宝剑，总得拿回来！”

郑冷翠也听到了有人从远处朝这边走过来，而且脚步声纷沓，还不止一两个人。

郑冷翠对自己的听力很有自信，这些人至少还在四五十步开外，而姓花的却能更早听出来，那应该是更远。

她不觉说道：

“花大哥，你真的是好听力，练过‘天耳通’的禅功？”

那人笑笑说道：

“我没有那份功力，只是……唉！留到以后再说吧！人已经来了，该让你出出怨气了！”

一群人已经来到了地窑出入口处，掀开地板，有人提着马灯在前面拾级而下，后面跟着五个人，当中有一个是女的。

一共有两盏马灯，将地窖里照得通明。

走在前面的人一看到郑冷翠双手叉腰站在那里，满脸寒霜，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，脚下顿时倒退了一步，口中说道：

“她怎么会……”

这会工夫后面的五个人已经一字排开。

当面提马灯的就是枫脚楼那小子，另外一个黑凛凛的大汉。

排开的五个人，当中站着一位女的，约五十多岁，头上戴

着镶珠子的护额一直盖到耳朵上，露出脑后的金步摇正在晃动，脸上有厚厚的脂粉，一双三角眼，透着邪僻也露着凶光。

阔边宽袖绸布袄，大裤脚腰间露出绣花的红汗巾，一双大脚穿着洒花双鼻梁的棉鞋。

在她的两边，是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个个腰缠黑板带，不知道携带着什么东西。

那女的看了一会郑冷翠，回过头来叫道：

“小五，你过来！”

那提马灯的小子立即应声走过来，刚叫一声“老板娘”！

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清脆响亮的耳光。这一掌掴得不轻，那小子脚下一个踉跄，几乎摔倒了。

他捂着脸，嘴角已经流出了血水，他十分不解的叫道：

“老板娘，我是照你的吩咐做的，至于她为什么会醒过来？这也不干我的事。不过谅她也跑不出去的。”

那女的冷笑说道：

“我打你这个糊涂蛋，不是为了这个，而是惩罚你的招子不亮，亏你还在外面混！”

她说着话，满脸含笑对郑冷翠说道：

“姑娘，对不起！这是个误会，怪只怪我们的人没有眼睛，不识真人，让你在地窖里受了一夜的苦。如果说我要在百花谷摆一桌酒向你请罪，想必你也不会接受。这样吧！……”

她一摆手，吩咐着：

“把姑娘的包裹拿来，还有给我准备一份礼物向姑娘赔罪。”

她的旁边立即有人靠近低声叫道：

“老板娘！”

那女的怒斥道：

“叫你们去拿东西，你还在啰嗦什么？谁敢不听我的话？”

没有人再敢讲话了，立即有人跑上去，想必是拿东西。

郑冷翠一声不响的站在那里，冷冷的看对面的一举一动。

那女的仍然满脸带笑说道：

“姑娘，你当然不愿意告诉我你的尊姓大名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叫金三娘，是百花谷的老板……”

郑冷翠冷冷突然插口说道：

“你平日都是用这种方法来骗拐良家妇女？你一共做了多少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？说！”

金三娘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她的身旁有一个年轻人大声喝叱道：

“你他娘的是什么东西，敢这样跟我们老板娘说话？”

他人在说话，脚下向上抢了一步，拿起腰间黑板带一抖，一条亮晶晶的铁链子，照准着郑冷翠砸过来。

金三娘站在那里并没有讲话。

郑冷翠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只见她右手一抬一抓，砸下来的铁链子已经落入她的手中。也没有看到她如何使劲，那拿铁链子的年轻人整个身子飞了起来，“叭哒”一声大震，摔在地上，爬不起来。

几乎就与拿铁链子的同时，另一个人也是一摸腰间黑板带，抽出一柄一尺多长的匕首，两面开口，像是水里兵刃鹅毛刺。二话不说，整个人扑过来，匕首刺向郑冷翠的前胸。

郑冷翠仍然是不闪不让，一抬手，抓住匕首一折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断成两截，掉在地上。

那人还没有来得及尖叫，郑冷翠左掌箕张，正好迎着那人的脸，“啪”的一声响，那人满脸开花，一屁股跌落在地上。

金三娘没有惊惶之意，反而微笑说道：

“他们有眼无珠，罪有应得。只是姑娘手下留情，他们应该

十分感激。不过……”

她似乎是故意的顿了一顿，然后望着姑娘笑道：

“姑娘是高人，当然见解就不同于一般，我金三娘才敢多饶口舌向姑娘说明。不错，百花谷是个下流的销金窟，有许多女孩在这里卖笑为生，但是，姑娘可曾想过这是个最古老的行业，几千年来，人人唾弃，几千年来，依然存在，为什么？”

她笑了笑。

“凡是禁之不绝，唾之不亡，姑娘，这就不是‘下流卑污’这些字眼所能概括一切的了，至于是不是拐骗良家妇女，我说没有，姑娘当然不信，不过，如果我金三娘是真的这样，江湖上正义之剑早已斩下我的头，我的话到此为止。”

这时候有人拿来了郑冷翠的包裹，放在郑冷翠的跟前。

金三娘说道：

“包裹确实打开过了，里面的东西，可没敢动一分一毫。当然，我想送给姑娘任何东西表示谢罪，姑娘一定不屑一顾，有一样东西纵使姑娘不要，我也要诚心相送。”

她对身旁的人一点头。

立即有人快步走过去，伸手拎起那个叫“小五”的衣领，右手向前一伸，只听见小五一声苦嚎，血流满面，那人挖掉小五的两个眼珠子，摊在手里，伸到郑冷翠面前。

金三娘淡淡的说道：

“小五有眼无珠，开罪姑娘，就是这个下场，我们并不敢请姑娘原谅，只是让姑娘知道百花谷是个有是非的地方，不敢过于为非作歹！”

郑冷翠单脚一挑，包裹飞起，她抓在手里没有说话，只是从包裹里拿出一瓶药，倒出两粒，先给伸手的那人，说道：

“这药治不好眼睛，但是可以止血疗伤。”

她又拿出一锭金子，约有二十两重，丢在地上说道：

“失去双眼的人，请个人照顾吧！”

她大踏步走上地窖台阶，对金三娘这群人根本不看一眼。

倒是金三娘在身后说道：

“姑娘武功好，心地好，金三娘有幸认识姑娘一面，虽然只是一面，也是缘份，不能留下尊姓大名吗？”

郑冷翠说道：

“我姓郑……”

说着话，人已经走到地窖外面。

金三娘跟在后面叫道：

“郑姑娘，你的马就在院外系在树上，希望你下次能够再来枫脚楼，我一定竭尽至诚招待姑娘，以赎今日之罪。”

郑冷翠走出院外，果然有两栋树，她的坐骑是鞍缰俱备，系在树上。

她解开缰绳，认鞍上马，这才发现就在她的右手边，连接着院子，有一座楼房，此刻灯火通明，一片辉煌灿烂，里面弦歌四起，笑语喧天。

再看这座楼的正门，有四盏大灯，门前人来人往，有不少穿红着绿，珠翠满头的年轻姑娘在迎送客人。

楼门正中挂着一面红漆飞金的大招牌“百花谷”。

郑冷翠有些沮丧，轻轻的叹了口气，一带缰，绕离了百花谷，趁着夜色，踏上道路。

她没有在城里停留，催动坐骑出得城来，大约五里远近，有一座凉亭，她还没有下马，看到凉亭外系着马，凉亭里站着一个人，满面含笑，迎向郑冷翠。

郑冷翠勒住缰，只一怔，便自飘身下马，快步走向说道：

“是花大哥吗？”

凉亭里没有灯光，但是，凭着外面的星光月色，也比地窖里看得清楚，面前站的是一位年轻的男子，身穿一件长衫，看上去十分潇洒，年龄不过廿四、五岁左右，人长得十分英俊，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个挺直的鼻子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
那人笑着说道：

“郑姑娘！我正是花无影！”

郑冷翠重复了一句：

“花无影？”

花无影笑说道：

“对不起，在地窖中忙着说明当时情况，没有说出姓名。”

郑冷翠“啊”了一声说道：

“金三娘来时，花大哥你怎么不见了呢？”

花无影说道：

“地窖里有一处通气口，我就出来了，不过金三娘说的一切，都听到了，我真没想到她居然还是个人物，无论说话做事，非但有三分豪气，而且不俗！”

郑冷翠有些意外问道：

“花大哥，你欣赏她吗？”

花无影说道：

“谈不上欣赏，一个妓女户的老板娘，能知道几分道理，倒是难得。我觉得金三娘比起庙堂之上那些衮衮诸公，倒是可敬多了！”

郑冷翠倒忍不住点点头。

花无影说道：

“她唯一让我难过的是，她不应该将一个妓女户取了一个不相称的名字。”

郑冷翠不了解花无影说这话的意思。